

928
十
4

南  
雷  
集



南雷文案卷九

姚江黃宗羲著

林三教傳

已酉

林兆恩字懋勛別號龍江福之莆田人也祖兵部侍郎富父萬仞年十八爲諸生從二氏遊得其大旨遂倡爲合一之說挽二氏以歸儒而婚娶之率吾儒以宗孔而性命之以坐禪之病釋也運氣之病道也支離之病儒也爲說非之棄諸生不就督學朱衡召而詰焉對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衡曰汝做不得巢由兆恩曰周召聽命于天不可必得巢由之做不做在己何不得之有衡終不許命之就學爲諸生都講兆恩曰兆恩隱處六年學宮不削其籍是以諸生之隱隱於山林也今使列於諸生而不責以科舉是

以山人之隱隱於學校也當道請見者抗禮不屈自任爲孔孟家風嘉靖末流倭入閩兆恩著防倭管見謂不宜清野不宜閉城不宜過糴不宜惜費濱海以至城邑鄉人各自團練首尾救應則無地非城池無人非官兵矣不然聚處孤城適以自困耳當時不能用其言以至於敗兵後積屍盈野兆恩出家財收瘞至於數萬耿定向督學閩中以山林隱逸薦於朝不報嘗於靜坐中間唱青陽洞口弄烟霞之句以語門人有言武當有青陽洞者買舟遂往至延平障湖坂雷雨翻空孤舟掀舞蓋丹成而出浴也明日登岸石上有青陽洞三字融然而悟卽日回棹兆恩以良背法爲人却病行之多驗又別有奇術能濟人於危急之時故從之者愈衆自士人及於僧道著籍爲弟子者不下數

千人皆分地倡教所過往觀投拜者傾城單里有司約束之亦不能止也遠近傳疑巡按楊四知將劾治之朝官多爲之解者焚其書板而止已又爲林蕃所告知縣孫繼有名捕兆恩以囚服往弟子不欲兆恩曰今之不以囚服爲辱者卽昔之不以分庭爲抗也二三子從吾久尙不識禮分二字乎繼有卒白其事而謝之萬曆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二所著書數十萬言兆恩之教儒爲立本道爲入門釋爲極則然觀其所得結丹出神則於道家之旁門爲庶幾焉閩人謝肇淛謂其發狂而死其弟子亦言晚年胸中有物隔礙不措一辭卽朝夕隨侍之人不能識其姓名則又金丹之爲禍也一時勝流袁宗道蕭雲舉王圖吳應賓皆北面稱弟子鄒元標極言其所學之正有爭之者元標曰

講學隨人意見何事力爭袁黃曰早歲讀書多有未解處  
每於三教集中閱之豁然甚矣諸公之好奇也近日程雲  
章倡教吳郭之間以一四篇言佛二三篇言道參兩篇言  
儒朱方旦則好言禍福皆修飾兆恩之餘術而抹撥兆恩  
自出頭地余患惑於其說者不知所由起爲作林三教傳  
論曰觀兆恩行事亦非苟矣夫周程以後必欲自立一說  
未有不爲邪者兆恩本二氏之學恐人之議其邪也而合  
之於儒卒之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所謂贏也哀哉

周雲淵先生傳

辛亥

周述學字繼志別號雲淵越之山陰人好深湛之思凡經  
濟之學必探原極委尤邃於易曆古之言曆者以郭守敬  
爲最而守敬所作曆經載於元史者言理而不傳其法其  
法之傳於曆官者有通軌通經諸書則死數也顧其作法  
根本所謂弧矢割圓曆官棄而不理亦無傳之外人者當  
是時毘陵唐順之吳興顧應祥皆畱心曆學求其書而不  
可得述學竭其心思遂通弧矢之術從來曆家所步者二  
曜交蝕五星順逆而已自西域經緯曆入中國始聞經緯  
凌犯之說然其立法度數與中曆不合名度亦異順之慨  
然欲創緯法以會通中西卒官不果述學乃撰中經用中  
國之筭測西域之占以畢順之之志日行黃道月行九道

而古來無所謂星道者述學推究五緯細行爲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順之論曆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舛刪其繁蕪然於西域之理未能通也又撰大統萬年二曆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備自曆以外圖書皇極律呂山經水志分野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埋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有成書發前人所未發凡千餘卷總名曰神道大編蓋博而能精上下千餘年唯述學一人而已嘉靖間錦衣陸炳訪士于沈鍊鍊以述學言禮聘至京炳服其英偉薦之於趙司馬司馬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有邊兵其應在乾艮艮爲青州遼東乾爲宣大二鎮京師可無虞也已如其言司馬將具題大用會總兵仇鸞聞其名欲致之述學識鸞必

敗先幾還越總督胡宗憲征倭私述學於幕中諮以秘計述學亦不憚出入於狂濤毒矢之間卒成海上之功武林兵變述學諭以國運安平不可妄動動則奇禍立至其魁亦信述學之言多驗謀遂寢述學在南北兵間多所擘畫其功歸之主者未嘗引爲己有故人亦莫得而知也庚午余在南中聞人陳元齡以所著思問初編相示其言太乙六壬多本於雲淵斯時亦未知雲淵之爲何如人也甲戌余邂逅其諸孫周仲訪之於水蓮巷架上堆雲淵神道大編數十冊其冊皆方廣二尺餘仲言遺書散失此不能十之一二也又見其地理圖縱八尺橫二丈畫方以界遠近每方百里唐呂溫所序未必能過也余欲盡抄其所有會仲遊楚不果丙戌亂後於故書舖中得中經測圖地理數

種丙午見其曆宗通議而後知邢雲路律曆考所載皆述  
學之說掩之爲已有也庚戌九月坐證人書院有帥其弟  
子四五人升階再拜者門狀爲周允華問之則仲之諸子  
也問以遺書所存者惟筭學耳余讀嘉靖間諸老先生文  
集鮮有及述學者唯湯顯祖有與周雲淵長者書謂卦圖  
乃是渾儀曆書止是算法必欲極神明之用亦須達虛無  
之氣觀其言要非能知述學者唐順之與之同學其與人  
論曆皆得之述學而亦未嘗言其所得之自豈身任絕學  
不欲使人參之耶天下承平久矣士人以科名祿位相高  
多不說學述學以布衣遊公卿間宜其卜祝戲弄爲所輕  
也雖然學如述學固千年若旦暮奚藉乎一日之知哉

張景岳傳 辛亥

二十年來醫家之書盛行於世者張景岳類經趙養葵醫  
貫然醫貫一知半解耳類經明岐黃之學有王冰之所未  
盡者卽學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後能通之昔在戊寅曾於  
張平子座上識景岳蓋交臂而失之已酉寓證人書院有  
蔣一玖者年八十矣欲爲其舅作傳則景岳也景岳名介  
賓別號通一子越之山陰人也其父爲定西侯客介賓年  
十四卽從遊於京師天下承平奇才異士集於侯門介賓  
幼而濬齊遂徧交其長者是時金夢石工醫術介賓從之  
學盡得其傳以爲凡人陰陽但以血氣藏腑寒熱爲言此  
特後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  
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間

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其害已甚賴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溫養救正寔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論寒涼之弊又復盛行故其註本草獨詳參附之用又慨世之醫者茫無定見勉爲雜應之術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虛而補之又恐補之爲害復制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爲害復制之以補若此者以藥治藥尙未遑又安望其及於病耶幸而偶愈亦不知其補之之力攻之之力耶及其不愈亦不知其補之爲害消之爲害耶是以爲人治病沈思病原單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一時謁病者輻輳其門沿邊大帥皆遣金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覈百家剖析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海內奇書斑孟堅贊孝宣之治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

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介賓此書若非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又以應病如應敵作古方八陣爲八畧以破之惜其書晚出尙藏於家介賓博學於醫之外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在遼陽道中聞御馬者歌聲聒耳介賓曰此惡聲也不出五年遼其亡矣已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曰我夜觀乾象宮車殆將晏駕天下從此亦亂矣未幾神宗崩介賓遂返越其年五十八又二十年始卒卒之日自題其像召三子而誨之其門人曰先生乃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賓莞爾而逝自太史公傳倉公件繫其事後之儒者每做是體以作名醫之傳戴九靈宋景濂其著也而名醫亦復自列其事存爲醫案以待後人遇有病之相同者則做而治之亦盛心也



世風不古以醫負販其術無異於里間俗師也而不肯以里間俗師自居雖復殺人如草亦點綴醫案以欺人介賓醫案散在景岳全書余不敘於篇惡夫蹈襲者之衆也趙養葵名獻可寧波人與介賓同時未嘗相見而議論往往有合者

黎眉郭公傳 丁巳

郭公正中字大來別號黎眉初名凝之其先自太原徙鹽官八世祖太乙精天官之學受業於郭伯玉伯玉者劉青田之高第弟子也祖臬父文範有孝行公生而奇崛不凡叩心法於雲棲學舉業於寓庸吧瞻已又追原家學講求天文曆數壬遜奇門兵機韜畧之術思得一當於世萬曆乙卯以副榜入太學天啓甲子舉於順天時高忠憲公爲御史大夫公受業其門始知學問有所歸宿而於無欲故靜之旨日事體貼有困學記以記所聞一時學者魏忠節黃漳兼何黃如辛復元皆心契之崇禎丁丑銓選公得四川廣安州滇人馬乾得山西代州乾親老不能遠離公曰古人以柳易播之事寧不可再見乎且我固欲以巖疆自

効者也。遂力請相易未赴。推舉纂修曆法時言曆者四家。原設大統回回而外別立西洋爲西局。布衣魏文魁爲東局。彼此排擊言人人殊。其年十一月庚辰夜望月食十二。月乙未朔日食靈臺測驗月食則公法與西法相去止七。十餘秒。日食則公法與西法相去止六十餘秒。各局之法相去至一二分者。曆法之驗尤在日之食甚。食甚合天合朔始真。西法猶後天一刻五十分。唯公獨合。公以諸法有所短亦有所長。有時離亦有時合。會通四家而後可以求無差之定法。西人欲主西法而以中法爲佐。公欲主中曆而以西洋諸曆爲佐。因言自堯舜以迄今日。歷歲四千二百七十四年。其間修改七十餘次。創法十有四家。未有專從外國而毀棄者。故西人之崇禎曆書雖成而頒朔

仍行大統者。公力持之也。然西人有寵於上。遂賜公金幣。出就原官。公雖在曆局而慷慨論列。皆天下大計。不屑以文史星曆自處。卜祝之間其言有從。職分之所及者有不從。職分之所及者大抵人所不敢言而後言之。以爲日月頻食京師地震此冤獄所致。宜因熱審之例。廣爲寒審。清貴人之獄。先及罪宗。上惻然感動爲之允行。此職分之所及者也。一言天下之亂由於貪吏。欲懲貪吏莫若顯清望之名臣。令其表帥百僚。風勵有位。如劉宗周李日宣黃道周華允誠其人也。上曰可。一言先儒吳與弼陳真晟章懋蔡清王艮羅洪先羅汝芳高攀龍鄒元標九人應祀兩廡。上曰從祀大典不得輕議。一言銓政之弊。官吏皆出頂首。此直貪之根也。上問欲革頂首其何道之從。公言故事吏

部始進其月旦在同鄉其衣鉢在前任以餽遺爲頂首今使方正之大臣保舉可爲銓司者不問知推科道各部俱得改用亦不定畿省人數則銓司之頂首可革矣胥吏甲乙相傳官不爲政以頂首爲資產今使郡縣官保舉小心任事之吏員充賦到部考定名次分役各衙門則胥吏之頂首可革矣上命往復久之然而終不能革也又言衛所之軍宜隸有司民壯之設非供役使此皆非職分之所及者也戊寅六月抵代聞京師戒嚴請提兵入衛督撫壯而未之許也代當兵燹之後流民未集公不欲擾之相與休息暮年之間所央罰者二十六事而已公鬱鬱無所見其長喟然曰垂髫讀書錯綜今古嘗懷濟世匡時之畧運會不偶沉頓下僚登埤四顧萋爾四十里之州疆一望俱盡

此龐士元所以沉酣欲臥而呂望爲之投綸長逝也於是自疏九短一長謂短於干祿短於理繁短於養安短於催科短於馭下短於狗勢短於交際短於營薦短於營陞若夫兩軍相當劍戟相摩決勝敗存亡於俄頃則差有一日之長已矣願掛冠東門而去遂歸尋以邊才起山東沂州兵備道副使南都建公封事皆四鎮所不便東平伯劉澤清上疏劾公下部部亦不敢直公遜位公亦入闕公之請赦罪宗也思文時在高牆爲吏所困苦因公言而得小挺由此德公恨相見之晚以潛邸故人待之官在六卿然公於喪亂之中變姓名絕音塵獨身往來雖家人亦莫得而詳也閩事旣壞不知所終公生於萬曆辛卯二月十七日于今不過八十六歲耳梅子真上書報罷一朝棄妻

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姚平仲斫營不遂乘青驪亡命  
一晝夜馳七百里朝廷物色之不可得後有見於蜀  
中者神龍見首而不見尾若公者焉知其不猶在耶

南雷文案卷十

姚江黃宗羲著

西臺慟哭記註

崇禎戊寅歲讀西臺慟哭記其中多忌諱隱語信筆  
註釋猶未見張孟兼註也已而見之所云甲乙若丙  
之人都無確據因爲辨證豈知是後七年而所遇之  
境地一如臯羽乎則此註不可不謂之識也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戎

方鳳云丞相信公開府先生杖策詣公署諮事察軍其  
畧見西臺慟哭記其稱唐宰相者託言前朝稱魯公者  
周文公封魯故言文公爲魯公也景炎元年丙子七月  
公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至南劍十一月入汀州

所謂開府南服也是歲臯父年二十八○張丁曰稱唐  
魯公而不姓者猶韓愈稱董晉爲隴西公之類徐贇民  
曰先子手鈔謝臯羽詩文一編其慟哭記稱宰相信公  
不稱故人唐宰相魯公

明年別公漳水湄

景炎二年正月公移屯漳州龍巖縣三月至梅州臯父  
別公在是歲之春

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  
率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可考也

祥興元年己卯臯父別公後二年也公已被執九月北  
行有弔顏杲卿詩云常山義旗奮范陽哽喉咽□一  
狼狽六飛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鋌人世誰不

死公死千萬年睢陽詩云起師哭玄元義氣震天地百  
戰奮雄姿鬱妾士揮淚睢陽水東流雙廟垂百世當時  
令狐潮乃爲賊遊說公被執而爲以事者忌諱之辭○  
危素曰過張睢陽所嘗往來處此蓋題信之永豐睢陽  
廟非嘗所往來處也義按鉛山縣南十里有睢陽廟蓋  
當時名永豐也危意以公所過者在此然記言別公後  
明年則是執後之過非平日之過明矣其詩在指南後  
錄發建康以後又豈永豐之廟哉危爲以事二字所誤  
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卽于夢  
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艸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  
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蘓姑蘓公初開  
府舊治也

德祐乙亥九月公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  
使知平江府事

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

是歲癸未臯父年三十五公自壬午十二月初九日有  
柴市之變故每遇諱日臯父必集同志於名臺野祭其  
下越臺西臺皆是也○張丁以爲是歲在乙酉不知何  
據其後越臺之哭丁亦云丙戌則是後一年矣記言後  
四年丁說非也

又後四年而哭之于越臺

是歲丙戌有別唐玉潛冬青樹引時臯父年三十八林  
霽山酬臯父見寄詩云行行古臺上仰天哭所思餘哀  
散林木此意誰能知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

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于陵之臺

是歲庚寅臯父年四十二

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

諱其名故稱甲乙甲爲吳思齊字子善子善流寓桐廬  
故下文云別甲於江宋濂子善傳云思齊與方鳳謝翱  
無月不遊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携望天末  
慟哭至失聲而後返乙爲嚴侶字君友君友奉祖祠家  
在江岸故下文云登岸宿乙家楊維禎高節先生墓誌  
云宋相文山氏客謝翱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  
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  
能測其意也丙爲馮桂芳下文云與丙獨歸馮城曰鄧  
康莊撰曾大父處士桂芳墓誌有云閩人謝翱奇士也

嘗與處士雪夜放舟登子陵西臺擊石作楚歌聲振林木意悲憤人莫識○張丁曰甲乙若丙者意爲吳思齊馮桂芳翁衡也今雖不知其然唯三人同登時詩可考見也按此旣無實證吳寓桐廬縣馮翁皆睦人無有江干住者記言登岸宿乙家何也丁又曰別甲別思齊也與丙歸者桂芳也桂芳衡同家于睦歲云暮矣不應一歸一不歸也衡爲臯父之門人以乙爲衡則序門人于老友之上矣故知乙爲嚴侶非僅墓誌可證也

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

十二月初九日文公之諱也

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

祠在臺下

還與榜人治祭具頃臯雨止登西臺

富春山在桐廬縣西三十五里有東西二臺各高數百丈以子陵故名釣臺

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

始至時臯父年十七

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睽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南來滄渥濔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今有味焉食

杜子美夢李白詩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白生故魂

來則青魂返則黑文公已死故魂來則黑此其異也三  
統上元至是歲辛卯積年十四萬四千五百二十一歲  
在星紀相對南方爲鶉首故雲從南來化朱鳥而有味  
也方韶卿過臯父墓詩朱鳥食何向記此事也

歌闌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惜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憇于  
榜中榜人始驚余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蓋移諸遂移榜  
中流

徐贇民曰先子鈔本無榜人始驚以下至移榜中流數

語

舉酒相屬各爲詩以寄所思

臯父詩云殘年哭知己白日下荒臺淚落吳江水隨潮  
到海迴故衣猶染碧后土不憐才未老山中客唯應賦

八哀又云總戎臨百粵花鳥瘴江村落日失滄桑寒風  
上薊門雨青餘化血林黑見歸魂欲哭山陽笛隣人亦  
不存子善有擬古詩云平原一遺老九重未知名臨危  
觀勁節相視膽爲驚折墜猶舉手額天閱無成九隕期  
報國千古猶光晶亦有布衣人烈々死彌貞回風惜往  
日輝映豈獨清滔々肉食輩泚頽徒吞聲我聞同志士  
野祭激高情配享遺斯人憂心每如醒

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  
益風雪別甲於江

臯父江上別友詩云相看仍慟哭欲學晉諸賢戍近風  
鳴柝江空雨送船朔雲侵別色南雪憶歸年擬共鋤青  
木無爲俗事牽



余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  
行狀云遊倦輒憇婺之江源月泉故與馮桂芳歸睦  
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既  
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

子善入桐廬故江行

余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  
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爲文詞因以達意亦誠可悲已  
余嘗欲做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  
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于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  
事後

太史公作秦楚之際月表一時戰爭諸國興廢條忽不  
可以年故表之以月宋亡之時義師迭起皆不能久故

臯父欲著月表以詳獨行全節之事不曰季宋而曰季  
漢者亦猶唐宰相之託于前代也

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

諱鑰

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咸淳元年

冬青引註

余曾註謝臯羽西臺慟哭記以未得見張孟兼註爲恨曹叔則出其註示之則頗疏誕余之註若未可驟廢也其註冬青引亦然水閣雨餘因憶舊聞爲之重註非欲以蓋前人也余與孟兼所遇之時不同孟兼之太臯羽遠而余之太臯羽近臯羽之言余固易知也。

冬青樹山南陞

蘭亭山在越城之南有天章寺卽冬青所識之地張孟兼云遺骸瘞蘭亭山後種冬青樹爲識鄭元祐云林霽山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塋於東嘉按霽山詩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則已明言葬蘭亭

矣。元祐既載其詩，乃不深惟其義，何其粗也。

九日靈禽居上枝

冬青之上有鳥來巢，以記異也。知者唐王潛詩：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其記事同也。謂之鳳謂之靈禽，不敢以凡鳥斥言之。九日者，臯羽過越臺而哭之時也。

知君種年星在尾

尾在析木之次，謂堃年是戊寅也。發陵之年，羅靈卿云：戊寅十二月十二日孟兼亦同之，而貝瓊穆陵行以爲至元二十一年周密以爲二十二年八月，則是甲申乙酉也。陶九成謂元下江南丙子至乙酉立國十載，法制已明，安得有發陵事，雖辨其非乙酉，然無確據，何不以

是詩爲證也。况臯羽作此在丙戌，若是乙酉，則相去不及一年，其事方新，不如此爲追憶之詞矣。

根到九泉護龍髓

龍髓卽六陵之骨也。王修竹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高孝兩陵則齊山所收，餘四陵玉潛與諸人分任之。章祖程曰：餘骸棄艸莽中，齊山以艸囊拾取，又聞理宗顛骨爲北軍投湖水中，購之漢者而得之，盛以二函，則是齊山所云雙匣猶傳三國經者一匣爲諸陵棄骨一匣爲理宗之顛，與鄭元祐云高孝兩朝骨者相背。觀後穆陵之骼得自北平，則祖程之說爲謬。

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

此言收骨之艱難也。恒星晝隕，言發陵在晝夜不見者。

諸人夜往覓骨不能即得七度鬼戰者凡經七夜或七  
歷險事也

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

開花時猶鄭思肖望陳空從占城至也

山南金粟見離離

蘭亭山後葬處其地多桂知者霽山詩有金粟堆前幾  
吹鴉可證九日桂猶未謝故云見離離杜詩金粟堆前  
松栢裏謂明皇泰陵在金粟山也故即以金粟堆爲陵  
寢之名

白衣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

此臯羽自叙與玉潛同拜陵下之景拜起而靈禽飛也  
宋陵收骨事山陰王修竹英孫所爲而唐玉潛林霽山

爲之先後蓋修竹富而好客玉潛霽山皆在其門張孟  
兼所爲享諸少年造六石函皆修竹事也鄭元祐所謂  
背竹籬爲丐者章祖程所謂艸囊采藥則玉潛霽山事  
也其後知玉潛者以其事實之玉潛知霽山者以其事  
實之霽山因時忌諱故私記有異同耳若原其本末則  
修竹在霽山玉潛之上其時全事不止二人霽山集中  
有鄭村翁而楊維禎云楊瓊真伽發陵事朔有陰移冥  
轉之功則臯羽亦在其中也

南齊書卷十一  
北

四明山九題考

甲寅

唐陸魯望皮襲美有四明山唱和分爲九題後之言四明名勝者莫不淵源於是顧四明非九題所得盡而尋九題者又往往不得其處故宋施宿云謝遺塵所稱及陸皮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乃不知異境果安所在蓋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源皆神仙境可聞而不可卽者也嘉靖間餘姚岑原道求遺塵九題止得所謂石窓者鄞人沈明臣以大蘭山爲過雲奉化戴洵以仗錫爲石窓皆以意相卜度宜乎其失之遠也余創四明山志與山君木客爭道於二百八十峰之間而知所謂九題者陸皮未嘗身至止憑遺塵之言鑿空擬議故在陸皮已不得九題之實後人憑陸皮之詩以求九題其不得遺塵之實又

何怪乎。余既考其得失。每題系以一詩。豈能與魯望襲美爭秀然。憑虛撫實。使好事者無迷山遲響之惑。則有間矣。一曰石窓在大俞村。自麓至顛。十里削成石室。高五尺。深倍之。廣如深而六之中。界三石。分一室。而爲四。謝康樂山居賦註云。方石四面開窓。不知其總在一面也。其謂之窓者。凡石穴多在平地。故稱之爲洞。爲室。此獨懸空半出。有似乎窓也。二曰過雲。奉化雪竇山有嶺名二十里雲。故遺塵云。山中有雲不絕者二十里。因此嶺而言也。三曰雲南。在桃花坑山之下。其里至今名雲南。里陸詩之巴竇越鳥皮詩之無雁到峰前。豈可點綴以滇楚事乎。四曰雲北。蓋雪竇之北也。陸詩金庭如有路。皮詩應得入金庭。金庭在剡縣。是四明之西南。言之於雲南。差近。言之於雲北。則懸

隔矣。五曰鹿亭。在大蘭山。南史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故于祠宇觀側建鹿亭。陸皮不原故事。汎稽物態。引麝穿竹。又何當也。皮詩爲在石窓下。失其地矣。六曰樊榭。元曾堅云。劉樊從大蘭飛昇建祠。其所祠側爲樊榭。皮詩石洞聞人笑。大蘭未嘗有石洞也。七曰潺湲洞。餘姚之白水宮是也。天寶間從大蘭移祠。宇觀於此。始劉樊居潺湲洞。側師事白君。因其故居也。八曰青孺子。今亦無識之者。所謂味極甘而堅。不可卒破者。按以求之。更無一物相似。豈艸木之種類。亦有絕歟。陸詩環岡次第生。徒虛語耳。九曰鞠侯。雪竇西十五里。爲徐臯山。有鞠侯巖。以其象形。鑿字名之。橫峰削日。哀瀑崩雲。誠奇地也。皮陸以連臂斷腸當之。何山無猿而

以此私一四明哉有以知其不然矣是故文生於情七生於身之所歷文章變衰徒恃其聲采經緯恍惚而江淹之雜體作矣承虛接響寧獨此九題哉遺塵發之而余考之千年且暮同是南雷之人相與言南雷之事而已

石窓

高閣雲中見四窓一面連梯空尋地穴鍊石舉危天寶鏡開霜曉朱簾捲暮烟自從劉阮後康樂亦遙傳

過雲

不雜炊烟色非關雨氣颺神龍眠雪窖山鬼樂幽篁曳杖兜羅重沾衣勃鬱香相將過嶺去二十里雲長

雲南

南行雲過盡始見有人家名里今如故遺風昔不差僧留

人外偈桃發自然花盤谷無嫌小山將出路遮地名小盤谷

雲北

北行雲過盡籬落傍僧筵竹篔分猿飲霜鐘起象田磨崖留漢隸鋤石得唐年間說巖棲者終身昧市廛

鹿亭

鹿亭何自置千古仰仁名久矣忘機械蠢然托死生朝飢開藥院秋冷侍茶鐺總使歸山去長來月下鳴

樊榭

大蘭有故榭昔是夫人居石有藏雲竅溪遊禁術魚猶疑停絳節時或得仙書此地逢樵獵相親且莫疎其地名孔石石中皆

有竅

潺湲洞 其下爲洗藥溪

聞說潺湲洞當年隱白君守爐同弟子洗藥委紅裙中積  
子年雪平分萬壑雲自來聲未絕曾和步虛文

青櫺子

何物青櫺子空傳上世名野人俱不識山鳥或相爭王樹  
空垂賦瓊花不別生環岡笑矚望詩句豈真誠

鞠侯

曾到徐鳧境巖形像鞠侯瀑飛聲自苦月影臂如鈎不若  
山禽喚空回過客眸前人工賦物遺誤在林丘

七怪

王孫滿之螭魅罔兩莫能逢之言川澤山林也搗叔夜蓋  
與魑魅爭光言昏夜也今通都大邑青天白日怪物公行  
而人不以為怪是為大怪余欲數之而不勝其多漫條七  
端亦以枚乘七體數限於是也

近年以來士之志節者多避之釋氏蓋強者銷其耿七弱  
者泥水自蔽而已有如李燮避仇變姓名為備保非慕備  
保之業也亡何而捧篋以為儀仗魚螺以為鼓吹寺院以  
為衙門語錄以為簿書搗鼓上堂拈香祝聖不欲為異姓  
之臣者且甘心為異姓之子矣忘其逃禪之始願也是避  
仇之人而誇鼓刀履豨之技也蓋觀之古人乎徐敬業駱  
賓王為僧以後音塵不接履跡復出而為常通黃巢再現



而爲雪竇亡國之大夫更欲求名於出世則盜賊之歸而  
已矣

昔之學者學道者也今之學者學罵者也矜氣節者則罵  
爲標榜志經世者則罵爲功利讀書作文者則罵爲玩物  
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罵爲俗吏接庸僧數輩則罵考亭爲  
不足學矣讀艾千子定待之尾則罵象山陽明爲禪學矣  
濂溪之主靜則曰盤桓於腔子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則曰  
是有方所之學也遜志罵其學誤主東林罵其黨亡國相  
訟不決以後息者爲勝東坡所謂牆外悍婦聲飛灰火如  
猪嘶狗吠者也

應酬之下本無所謂文章而黠者妄談家數曰吾本王季  
風雅之正宗也曰吾師歐曾古文之正路也究其伎倆不

過以勦襲之字句飾時文之音節耳王季云不讀唐以後

書若人亦曾讀唐以前書耶歐曾謂學文之要在志道窮

經者若人亦知經之與歐曾其相似在何等乎故其持論

雖異其下筆則唯之與諾也有如假潘水爲鴨實別器而

薦之曰此殺烝也曰此折俎也吟唱雖異其爲潘水則同

也文章豈可假人我不怪其文而怪其以一分二五也

神仙之有無不可知卽有之亦山林隱逸之徒於朝市無

與也故其涕唾塵世之事猶塵世之不得不隔絕山林矣

彼挾術而干涉朝市者文成五利之流皆欺人耳今之所

謂神仙者好言人間禍福作爲隱語皆持兩可應之而福

也則人以言福者爲其驗應之而禍也則人以言禍者

其驗由是傾動朝野押闔乾沒子產曰靈焉知天道是亦

多言矣。豈不或信彼欺。今世之無子產也。

有所謂神童者。寫字作詩。周旋應對。於達官之前。曾無震  
懼。逢人卽誇其官。以我爲門人。某官以我爲義子。僕從數  
人。爲之磨墨。伸紙。套數。閒熟。累月而致千金。原其教法。唯  
令學書大字。詩以通套。零句排韻。而授之。東移西換。不出  
此數十句而已。問以四書。則茫然不識。爲何物也。古之童  
子。科限年而讀五經。至有天闕其天年者。君子猶然咎其  
父兄。今以教胡孫。禽蟲之法。教其童子。使之作偽。將奚事  
而不僞。

堊地之說。君子所不道。就其說而論之。今凡三變。每變而  
愈下。周官之法。亡言形。法者已爲變矣。再變而爲方位形。  
太理之顯者也。方位理之晦者也。三變而爲三元白法。方

位一定。不易者也。二元白法。隨時改換者也。其法卽曆書  
所載。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六十  
年爲一元。三元凡一百八十年。上元起一白。中元起四綠。  
下元起七赤。逆布以求直年。直年移入中宮。順飛八方。此  
卽太一家鈞宮直事也。然太一百二十年爲一元。三元計  
三百六十年。今三元兩周。太一之三元方一周。其吉凶何  
所適從乎。太一言天星。今以言地理。天星周流不息。地理  
融結有常。不可同也。且年白改換。則吉凶亦改換。充彼之  
說。以求吉地。必一年一改。堊而後可。是故方位者。地理中  
之邪說也。三元白法者。又邪說中之邪說矣。  
鑿之難者。以其辨經絡也。故傷寒之書。疏十二經絡。以脈  
辨之。又以見症辨之。而後投藥。不敢不慎也。邇人趙養葵

著鑿貫謂江南傷寒之直中三陰者間或有之間如五百年其間之間言絕無也其說已謬甚然傳徧各經亦不敢自執其說也今之學鑿者喜其說之可以便已更從而附會之以爲天下之病止有陽明一經而已公然號於人人以掩其不辨經絡之愚夫不言已之不識十二經絡而言十一經之無病猶之天下有九州不言已之足跡未曾歷九州而言天下無九州也

化安寺緣起

巳酉

化安寺在餘姚通德鄉之剡湖廢於弘治正德間碑碣無存縣志云化安講寺後唐清泰元年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普圓院宋會稽志云普圓院在餘姚縣南三十五里後唐清泰元年建號化安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類然則稱化安講寺者元以後事也其見於他傳記者宋史陳橐列傳橐字德應餘姚人以權刑部侍郎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初讀宋史以剡中爲剡縣及考城塚則云宋侍郎陳橐墓在化安山廬舍遺址猶有存者所謂陳園老梅僵什尚是數百年以上物始知剡中之卽爲剡湖僑寓僧寺之卽爲化安寺也元虞集狀餘姚州判黃茂云附近有化安永樂二寺府君皆捨田山於僧永

爲子孫藏修遊息之資州判者吳艸廬高第弟子子之九  
世族祖也宋玄僖詩集五月十四日過應平仲書塾其夜  
至明日雨不止有懷藍溪許月山化安真淨源天晴獨跨  
蹇驢來准擬書堂一宿回野色幾年違白首雨聲半夜落  
黃梅南山樹對高僧立東浦花隨處士開親舊有懷難晤  
語出門流水沒蒼苔南洲洽雨軒集有送坦達中住姚江  
化安詩云深居亦矯俗用世非我期徘徊越壠坂所重遭  
明時商飈薄江階蘭蕙幸未衰爲言采芳者何以遺所思  
宋玄僖召修元史博洽爲建文皇帝獲髮皆明初宗匠而  
真淨源坦達中與之相友其非聊爾人可知由此推之其  
前其後此寺必多名流勝士不以負販一拂子爲重輕者  
其姓名徒付之山高水清而已可不惜哉自先忠端公

賜堊化安山子每遇諸家文集于涉此山者即抄之以爲  
故事其所得於寺者僅如此寺廢雖久把茅而處者不絕  
具德禮江月某水懷某皆出而有聞於世子以吾母姚太  
夫人之命割地數十畝展其員幅於是佛殿粗具崑山歸  
莊爰書寺額山門法堂一切未備然可由是而踵事也夫  
先州判捨田山於方盛之日吾母捨地於已廢之後何黃  
氏與茲寺有夙契也嗟乎世之言久遠者無如於佛而盛  
極之寺院數百年已不能必其如故然猶可諉之成壞之  
理獨怪自後唐至於有明歷年不爲不久名流勝士不爲  
不多不能以鐘鼓之力延其餘響反若因陳侍郎而有此  
寺因陳侍郎之寺而有此真淨源坦達中區區之名氏不  
然姚江如此寺者何限又孰爲之推尋哉佛氏所謂久遠

者果安在耶陳德應倘佯其先忠端公旁薄於後茲山當與天壤俱敝自此雲水遘止易以垂名幸矣

### 辨野史

當阮大鍼之初發難也內外合謀借中書汪文言以興大獄苟文言之獄不解則楊左魏三公之逮不在明年矣故魏忠節書片紙求救於先忠端公云事急矣勿殺義士斯時某年十五接此紙入呈於先公先公卽至金吾劉僑所密計不竟其獄於諸公得無連染未幾金吾以寬文言削籍金吾亦遂委過於先公羣小意思諸君子中惟先公智勇深沉必爲吾儕患其後惠公元孺爰書詭行頗僻之劉宗周狠心辣手之黃某意指此一事也乙丑冬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先公用李實爲張永以誅逆奄逆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使人日譙訶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填七君子姓名云俱係吳地縉紳

盡是東林邪黨蓋因訛言起於吳地而不知先公實越人也  
先公三疏劾奄雖爲其所恨然非訛言則禍亦不若是之酷非  
解文言之獄以救楊左魏三公爲羣小所喪胆則亦無此訛言  
也近見王獄清流摘鏡謂李實睚眦於逆奄 先公實欲收逆  
奄之功而不避形迹則是呆人說夢矣此時官府惟知一逆奄  
以王安之植根深固不能保其腰領區區疎遠之李實虔奉其  
意指且不暇而使之別生事端愚者所不出矣逆奄與羣小朝  
夕所計慮者翻局二字終逆奄之世無人敢萌此意而羣小自  
爲風鶴者則有二節其一甲子十一月孫高陽行邊至薊欲入  
覲羣小奔告於逆奄曰此晉陽之舉戶部侍郎李邦華召之也  
其一則訛言 先公用李實事也近日孫徵君鍾元墓志言楊  
左下獄高陽欲與晉陽之甲以救之楊左已故而止移甲子十

一月之事於乙丑七月謂高陽實有其事猶王獄謂 先公實  
有其事也逆奄之亂去今五十餘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抵牾  
如此向後欲憑紙上之語三寫成烏豈復有實事哉戊午端陽

日男宗義識

庭誥

昔劉復之求王魯齋先生爲其母夫人行狀魯齋曰婦人不當有行狀故凡婦人附夫之誌篆只書其夫之姓氏婦不別出其後有書某某同妻某氏合葬者非古法也卽特誌婦人書其婦德亦不過數言其後件繫其不踰閭之碎事亦非古法也葉安人之喪兒子百家書行實以呈余曰惡汝欲以是不死其母乎抑徇世俗而爲之乎魯齋曰顯親之要在立身行道不在乎區區之文也文且不可况文非其文乎無已則按古法而書之曰安人餘姚葉氏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選之曾孫嘉靖乙丑進士鄖陽知府逢春之孫萬曆己未進士按察使憲祖之女黃忠端公之子婦黎州山人宗義之婦也山人以職方兼御史徵例封安人生於萬曆己酉卒年六十有八子三人百藥娶李氏柳

氏次正誼娶孫司農之女繼虞氏次百家聘王司馬女娶孫氏  
子編法不宥叙女三人長適諸生朱林大理守之子次適任子  
今接王元之例劉茂林子劉子之冢孫次適諸生朱沆孫男三人孫女四人以  
卒後中陰之盡權厝化安山禁坐之側安人年十七來歸時天  
啓五年十二月得奉事忠端公者三月忠端公就逮留家  
訓一章中言汝婦賢孝是安人生而得忠肅之謚也余亦不敢  
復加優劣汝曹卽極力模寫有能增益此二字乎後世卽不信  
今人之文章其有不信忠端公之言乎不須妄爲蛇足余友  
鄭禹梅新有文聲持此往告之其必不以世俗之文誑汝也

書澹齋事

澹齋者武林大佛頭寺僧也金陵人嘗以殺人入獄爲  
吏所困苦久之得脫以爲人世不堪無踰於因遂舍身  
僧發願以濟獄中之人每晨擔粥飯徧行各獄聚囚而  
之旬日則爲具湯沐夏則竹扇疏巾冬則席藁敗絮諸  
菲履木齒九子膏藥凉水薑湯驅蚊殺蟲瑣碎當厄之  
無不曲體備用囚見其入獄門歡呼如孺子之見慈母  
比戶亦憐其志有所請假使之應手不匱蓋數十年如  
日也歲戊戌四月余寓昭慶寺澹齋來求募疏欲泥金  
首余作一偈與之一日澹齋銜袖墮一紙拾之則兩  
名余驚問此妻與子也汝何自書之澹齋僞爲子  
狀余固問之始曰兩人在仁和獄中僧因飯囚故習



其爲忠臣家屬也。今開贖例得四十金，則兩人可出矣。世路悠悠，無可告語，書之以識吾願耳。余曰：此吾輩事也。柰何！累子時錢虞山亦寓武林，余弟晦木往告之，以五十金俾澹齋過三日。之子來告得贖，勸之他往，遷延不決。復見收捕，然澹齋之心盡矣。澹齋貌樸野，嘗言靈隱具德上堂某出衆問話，具德棒之，某却棒不得，打具德大怒，鞭朴交下，死棄山門外。待夜下火，有菜備過而識之，負去得活。澹齋雖怨具德，其稱之必曰老和尚。余面謾之曰：子真不識造化者耶？至是而始敬之。然從此以後，亦遂不相記憶。今歲丙辰偶見范文園談叢林事，余曰：僧中人物未必盡在叢林。文園曰：某所交如悟玄之拾字澹齋之飯四，皆以一事終其身，亦異人也。余曰：所謂澹齋者，得非大佛頭。

寺僧乎？曰：然。余問近作何狀，文園曰：噫，死矣。澹齋自湖上遷城內小巷，去年鼓樓火澹齋與焉。又遷而卒塔臨平山。又曰：先生旣識其人，盍一言不朽其人，俾某刻之塔上。余遂諾之。爲說者曰：今日獄屋時當完固厚，其艸蓐家人餽饋，獄卒爲溫暖，傳致去家遠無餉饋者，悉給廩獄卒作食。寒者與衣，疾者與藥，夫園土之設，聖人之所不得已也。不得已而救之於未流，亦且詳慎哀矜如此。故澹齋之所爲，皆有司之事也。此不爲而彼爲之，可嘆哉！至其救忠義行，任狹，吾不得以浮屠目之矣。

作文三戒

山林臺閣其文各體嘔擾酸腸以諾鳳毛組織華蟲以酬  
飢鼠二者交議失夫故技古亦有言踰垣掃軌縛腰札脚  
而工軟語可令竈兒見其底裏南雷松桂剡溪烟水一墮  
塵滓恐不可洗

右戒當道之文

文字之衰降爲代言齊梁霸□唐宋雄藩各選上佐亦命  
王臣爰及今世尺牘寒温亦有著謔求銜謁文割裂王李  
咄嗟數籀儒生胥史雜克下陳嘖笑爲榮風雅寧論此手  
一辱不可復伸

右戒代筆之文

文章之事豈可假人蚓竅蠅鳴孰不自珍一笑而置卷軸

徒塵奈何作者與之共陳銘必應法壽必相親誅視可哀  
序視可存乞言微啟投迺沿門無與文字買菜積薪凡彼  
應酬僕不敢聞

右戒應酬之文

續師說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豈特弟子之過哉亦爲師者有以致  
之耳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者也道之未聞業之未精  
有感而不能解則非師矣本無可師強聚道路交臂之人  
曰師曰弟子云者曾不如童子之師習其句讀巫醫樂師  
百工之人授以藝術者之有其實也傳道受業解惑既無  
所藉於師則生不爲之憐死不爲之喪亦非過也遂以爲  
古之師弟子者皆然而使師之爲道出於童子巫醫樂師  
百工之下則是爲師者之罪也今世以無忌憚相高代筆  
門客張口輒罵歐魯兔園蒙師搖筆卽毀朱陸古人姓氏  
道聽未審議論其學術文章已累幅見於坊書矣乳兒粉  
子輕儇淺躁動欲越過前人抗然自命世無孔子不當在

弟子之列蓋不特耻爲弟子相率而耻不爲師吁其可怪也若是則師之爲道人心之蠱賊也吾惟恐其傳也矣昔者孫明復之爲師也以石守道爲之弟子執杖屨侍左右明復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師弟子之禮若是其重也故何北山之於來學未嘗受其北面北山之意以爲苟無其德寧虛其位以待後之學者不可使師道自我而壞也北山可以爲師避師名而不爲其慎重如此義老而失學欲求爲弟子者也諸君子徒以其久侍劉夫子而過情推獎義其敢冒今世之無耻故反昌黎之意作續師說以謝之

祭萬悔菴文

嗟乎十年已來余之風波禍患苦無已時然一歲之間非先生過我則我過先生必且再三一雪其心之所甚痛竹燈木榻卽啖野葛之味亦足樂也自先生出門余死一兒一孫兩媳刊章名捕幾陷穴胸焚妻之禍我謂曰中海菴粵中將至必有名香佳硯出而相玩吾二三年間所歷之苦縷觀於前泫然絮欷相對庶幾可忘矣豈知風波之民卽此一日之絮欷相對者天亦不欲已假之乎余之交先生與文虎蓋在壬申之歲也當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予所居僻遠城市亦不乏四方之客喪亂之后其跡如掃瑞當嘗曰文虎云亡百里之內自履安而外誰復窺黃氏之藩籬者晚潮落日孤蓬入港雖里媪孺兒亦知其爲

先生訪余兄弟之舟也吾老母癸酉四旬癸未五旬先生  
與文虎皆如期而至癸巳六旬先生揭揭度阡陌間坐定  
出所作正氣堂壽譙序讀之傷文虎之不借不覺失聲而  
哭先生又去三十年登堂拜母之客一朝盡矣先生以乙  
未十一月二十日別我聞計亦在是日余之別文虎也乙  
酉十月十日其聞計也丙戌十月十日豈數之偶合與抑  
吾二三兄弟至情之所感召乎去年四月夢先生與文虎  
躋仲過我因作詩紀之遂爲懸識則不可不謂感召之所  
至也嗟乎先生名思陵孝廉二十又二年飢寒流落關係  
晦明夫復何憾而先生曾謂人曰吾一入長安則竹橋刻  
中之路豈可復過先生之不呂竹橋刻中易長安者則欲  
與吾兄弟共此飢寒流落斯言歷然寧可銷磨皇天后土

夫  
既屬無情後死之痛顧影彌深先生其必悽愴於我詞也

張待軒先生哀辭

丙辰

待軒先生諱次仲字元皓浙之海寧人也年十八爲諸生  
訪周新之希昌於五洩尋胡玉呂廷試於螺絲山玉呂故

王弇州上客一見爲忘年交讀書黃鶴山房危簷敗壁旁  
風上雨窮寒暑不輟天啟辛酉舉鄉試座主錢牧齋天下  
宗工以得先生爲喜而先生持論每落落不與之苟合至

京師四方爭欲識面一日集山東宋華之寓不下三十許

人皆知名之士先生疏畧無所瞻顧雲間潘殿虎謂其倨  
傲欲歐之江右朱子強彭城萬年少解之使去以安先生  
先生兩不知也先生好直言刺人過失無所隱避然主於  
忠厚以古道望人意不出於詆訶也魏里陳幾亭月旦人  
物謂先生不好名不妄言蓋陽城之流也性至孝父有怨

家先生恐其致害身學武藝能敵十數人見者不知其爲  
文弱士也少嘗割股愈母病撫按旌之先生曰此童稚無  
知事每一念及輒惶悚汗下况欲以是名之手世變後  
居僧舍著易記詩記數十萬言春秋分傳及史傳未卒業  
年八十有八辭曰

嗟六經之與旨兮猶射者之布鵠挽一人之矢兮不如衆  
人之弋獲自科場之壞學兮舉一先生以廢百摩塵墨以  
自封兮唯阿不能以咫尺浙水曲於海昌兮生疊菴與待  
軒穿夫天心月脇兮窮老於經術之淵繙漢註唐疏兮粹  
語錄以爲箋余訪疊菴於龍山兮歎經笥之便便邂逅先  
生于語水兮儼衣冠之偉然雖離群索處兮時懷想六一  
賢傳疊菴之易箋兮良愧心於磨鏡錫予以先生之十日

兮得登堂而將命星欲墜而芒寒兮松將摧而韻勁云求  
死而不得兮何吐辭之悲硬六經在天地而常新兮先生  
亦不以一死爲究竟所以慰心吾黨兮當與真漠相輝映  
嗚呼哀哉

避地賦

嗟我生之不辰兮逢家難於髫年蘭芽之方茁兮霜雪從  
而萎焉覆巢無完卵兮羗變姓於備保之間幸先皇之御  
曆兮大愍授首而鯨鯢之維時哭祭於闕下兮醢奸骨以  
爲犧先皇登萬歲山而見之兮曰此忠死之孤兒也雖紅  
日之昭融兮實魍魎之繁徒宦奄人而歸來兮孰不注東  
林以僕姑烏聲慘爲車載板兮獸幻而爲山都余反首茭  
舍兮念門戶之榛蕪啓藝苑之春花兮收儒林之秋實竊  
自比於管樂兮寧窶數乎蓬華夫名教之利刃兮固不便  
乎腐朽者之風逸遂信信詈爲黨人兮禍復叢夫駿及彼  
兩京之顛覆兮曾不償孔王之恩讐我亦何罪何辜兮竊  
獨罹此橫流朝不坐宴不與兮私天下爲一家之憂榜朝



堂而名捕兮。圍門閭以戈矛。待變熊踏之熟兮。寄命日影之留。令無伏牀之泣兮。友鮮複壁之收。而乃避地於今。觀日月之出沒。經亂礁之岸。岑岑兮。想文山之竭。蹶草木無所附麗兮。但見饑鷹千羣之倏忽。泊牡蠣之灘頭兮。昔光堯於是乎。至止數百年。若旦暮兮。誠流涕而不能已。彼琴墮有還時兮。今庶幾其復爾。儼佛像於田兮。遙千里而見之。歷以中土之耳目兮。祇鬼瑱而自疑。鳧雁嗚呷於鴻波兮。島嶼之逶迤也。熠燿明滅於紅窻兮。星宿之推移也。何馬蘭之弱草兮。數十尺而扶疎。行者往來其下兮。每墮蕊之紛如。瑞香亦五色兮。與荼蘼而間諸。凡島中之花鳥兮。視人世而竟殊。當夫百妖露天水同群。魚飛霧集。市當空帆。俄頃而千里兮。浪百仞而萬重。縱一瀉之所如兮。

何地天不通。越長岐與薩師瑪兮。乃

夫

方銷

兵而忘戰兮。粉飾乎隆平。招商人以書船兮。七綠燁於東

京。金石古奇器兮。比戶能辨其真贗。華堂隔以綾幔兮。月

夜而箏琶笙管之齊鳴。余既惡其侈怙兮。日者亦言帝殺

夫青龍。甲乙帝殺青龍不返。余旃而西行兮。胡爲乎中。

而那避地於萬山兮。目視夫霄漢絕村落之烟火兮。支土

鏗于巖畔。接十尋之瀑布兮。使受役於城旦。查黎瑣碎於

秋林兮。丹合嫵媚於春澗。與猿鳥而爭食兮。偕樵蘓而相

亂。當夫寒食之時。青松散粉兮。黃霧彌天。杜鵑環岡兮。紅

霞匝地。復有苦鳥鳴夜兮。林花莫不爲之憔悴。處處哭聲

朝朝。喪樵抱膝而歌。蒿里兮。墓林紙錢又乘颼而突戾。嚴

霜倒飛。白髮孤燈不轉水樂。但聞鳥更將放筆而就寢兮。

開戶視夫中星斯時高岡之鹿下兮似老人且歎而且行  
旋繼之以猛虎兮風颭颭而屋瓦不寧習既久而不怪兮  
反有以助余之凄清而其雪合空山兮黃獨無苗梅花有  
骨木客之跡無數兮樵人之徑皆沒誰謂莫往莫來兮亦  
有麋鹿之搏揆甘露降於寒松兮映初日之明熒茲馨烈  
之豐達兮豈等級於醪醑限之以一垣兮凝至和於中庭  
亦有高人訪道至我廬邊古松流水筭子鏗然悲暑龍之  
技兮僅世外之可傳蓋將埋名與草腐兮不虞爲野火之  
所妒以淵明之苦節兮天亦不憐其遲暮陶有遇况余之  
瑣瑣兮又焉能免夫孤露悲藥園之就荒兮聽流水之侵  
路彷彿依齋之易卦兮聊避地於市廛求昔時之屠狗兮遊  
酒人以亡年釋亡命之疑兮因避地於城郭守不見諸侯

之介兮齊咎譽之寂寞最此二十年兮無年不避避不一  
地念遷播之未定兮老冉冉其已至於返故居捷六枳  
蓬蒿滿琴書肆苟歌哭之有常兮豈怨風雨之不蔽尋松  
陽湖之蹟兮按黃竹浦之記放翁稱夫蜀山兮九靈發其  
藍水二蘭絕江可望兮雙瀑舉足可企何墜簡之紛如兮  
畱久湮之秘圈鷄牧豕其間兮不辭爲鄉里之所鄙詎料  
龍蛇起陸兮百毒一時而滙蚩蚩直欲撼大樹兮蜂虿亦  
結而成隊僕區之法亡兮桑梓滌而無類未十年而又避  
地兮奉老母而竄於彙隅累故書之千篋兮歎家具之一  
車襁女孫之三孩兮因世亂而憐渠一室分爲庖漏井白  
兮盈丈而共鷄犬圖書談文正之遺事兮猶彷彿乎牛屯  
九亭石屋之延連兮昔汝湖之所園也羞獨不得際於斯

時兮寧功名之足論遊東山之古寺兮悵亡宋之哭聲  
邑之士人哀歷千載而不散兮悲天運之復丁東觀  
衣聚哭此寺歷千載而不散兮悲天運之復丁東觀  
兮曾中流而擊楫挽陸日於虞淵兮恨此志之未捷雖同  
舟之已盡兮而老兵退卒或留於友劫相與指點殘陽之  
下兮無昇尋乎夢中之蝶蓋聞承平之父老兮終身不見  
夫兵革獨喪亂之於余兮前未往而後復迫疲曳而不免  
避地兮向遑遑其何適亂曰採野葛以爲糧飲之以鵝血  
兮結蓼花以爲佩美人復貽予以苦藥兮彼桃李之艷陽  
阻風波而莫適兮苟前修之不爽又何庸厭射兮

雁來紅賦

溽暑初謝秋聲在樹寸寸寒烟山山靈雨水潺湲而無極  
天寥泬而如暮嘹亮兮聲滿長空參差兮景留古渡蕙蘭  
心死芙蓉腸斷草則螢去情亡葉乃根離恨綽爰有弱草  
生於堦畔根老無花條孤不蔓埋落薛所不辭招覓陸以  
爲伴於斯時也忽然露奇遠爾目換黃疑曉鶯坐樹紅若  
春鶉哭日蜀錦出濯霞光方亂幾登群卉之目豈特百草  
之冠兒子百家進曰天下之物無大小未有不得一暢發  
其精華者也被草木之甚微或花或葉必蒙一時之吝嗟  
况夫魁梧長者而有終身于虱沙奈何不能安靜待時急  
流俗之誼譁余乃喟然嘆曰汝以其妖光奪目冶色欺人  
乃精華之得發耶方其雲慘慘而欲疑月黯黯而將壓莫

新霜萎誰憐雨切襟粉染于婁露酸心引爲媚葉秋風宛  
轉原是哀蒐夕陽陸離但有啼頰相對吟蟲時來病蝶豈  
知其所不得已者人反賞之以目曉乎小子識之君子聞  
道而腹心空得第奚羨榮枯于外境達人苦富貴之桎梏  
世方以爲慶修士傷聲名之頓撼世方以爲盛又何殊于  
茲草之萎泥將敗女方以爲得遂其性乎故曰木有瘿石  
有暈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

### 海市賦

余登達蓬山望海山僧四五人皆言春夏之交此地特多  
海市各舉所見與圖畫傳聞者絕異蓋傳聞者多言蜃氣  
燭天影象見於空中豈知附麗水面以呈譎詭言者不出  
雲氣髣髴豈知五采歷落刻露秋毫東坡在登州以歲晚  
得見爲奇然霜曉霧後往往遇之亦不必拘拘於春夏也  
信耳信目自有差等山僧約明年三四月來宿其舍海神  
當不余棄先次第其言而賦之

已酉之冬觀海達蓬山僧四五指點空濛曰濱海之地不  
一茲獨當夫神宮也光惟發作亦何人而不逢但稱登州  
之海市者蓋不免於瞽聾余曰各言其狀本源曰其爲城  
也雉堞崔嵬麗譙睥睨三里七里勾股可攝於焉戎馬乘

城蹀躞照白竊驪雨鬃風鬣儼烽火之告嚴危黑雲之將  
壓其爲樓也蹇產百尺成以鬼巧綺窓朱瑣明星縈繞神  
妃雜遝凭闌渺渺其語可聞若在粧曉有時而現爲黃幄  
深簷婀娜繡帶悠揚何采旄桂旗之盡屏茲特疊出以爲  
章汪道者曰亦有單門聚落忽然而來屋瓦參差門戶洞  
開嗟朝煙之不起豈井臼之生埃固職方所不紀亦戰爭  
所不災續宗曰當旭日之初高有霜鐘之寓質制宏萬石  
音諧七律藏寂寞之元聲雖滿盈而不出少馬變爲城郭  
中引長橋值刺史之行部或中丞之入朝鳴笳列騶夾轂  
喧囂何珠宮貝闕而以鹵薄宣驕其後幻爲染肆綠沈紅  
淺羅綺繽紛借霞天以爲色蒸香草而成文彼蜀江之濯  
錦信天人之攸分補陀僧曰橘柚初黃颯然風葉覽觀大

洋湧起寶塔四面勾欄七重韉鞞華矚風濤光交目睫遇  
其變現狀若鸚螺瑣碎末品大越丘坡閃屍之下湛然水  
波若夫海路壯濶一山千里雖人跡所不交亦針經之能  
指爾乃帆席未掛僧窓宴啟忽焉叢島逼塞孤峯魁峙疑  
異國之飛來豈靈居之遷徙當其電絕不煩蜉蝣名曰浮  
山海人習此或曰此何理也余曰夫積塊之間紅塵機巧  
菁華銷鑠猶且羣羊飛鳥野馬磅礴彼大海空靈神明郭  
廓百色妖露豈能牢落故其軒豁呈露者窮奇極變而無  
有齷齪此固蛟龍之所不得專天吳蜩像之所不能作况  
蜃之爲物甚微吐氣更薄乎南海謂之浮山東海謂之海  
市是乃方言之託也

南雷文案卷十終

南雷文案外卷

姚江黃宗羲著

錢屺軒先生七十壽序

巳酉

錢漢臣學爲古文詞其初頃刻數百言無事不欲見之于  
文余懼其率也近頗矜慎而文亦波瀾推盪余喜其變也  
蓋兩年之中而漢臣之學之進如此漢臣年始二十餘此  
後寧復可量耶漢臣每見必問作文之法余所批選漢臣  
手抄殆將數尺其用志不可謂不篤矣余亦何敢不以聞  
於先生長者者不盡之于漢臣然漢臣求之于予不若求  
之其家先生之爲愈也所謂古文者非辭翰之所得專也  
一規一矩一折一旋天下之至文生焉其又何假于辭翰  
乎且人非流俗之人而後其文非流俗之文使廬舍血肉

之氣克滿胸中。徒以句字擬其形容。紙墨有靈。不受汝欺也。今先生以貴公子而代父當室。所以加禮于三黨者。往往爲人所難。非卽其溫厚之文乎。世人杯酒殷勤。索報江湖。先生羣從郡縣。相整屣足。不往三十年之貧老。諸生奉身若處子。非卽其小心之文乎。忠介之難幾。不能有其百口。先生獨身當之。無使滋蔓。非卽其放膽之文乎。漢臣飲承庭詔。先河後海。由是而發。爲文章。豈復影響勦說者所可幾及乎。故曰。不若求之其家。先生之爲愈也。余嘗定有明一代之文。其真正作家。不滿十人。將謂此十人之外。更無一篇文字乎。不可也。故有平昔不以文名。而偶見之一二篇者。其文卽作家。亦不能過。蓋其身之所閱歷。心目之所開明。各有所至焉。而文遂不可掩也。然則學文者。亦學

其所至而已矣。不能得其所至。雖專心致志于作家。亦終成其爲流俗之文耳。錢虞山一生嘗毀太倉誦法崑山身。後論定。余直謂其滿得太倉之分量而止。以虞山學力識見所就。非其所欲。無他。不得其所至者耳。是余教漢臣以學其家先生者。乃學文之篤論也。某月某日。先生七十誕辰。同人相率爲壽。余卽書此言。以上先生其有契焉否也。

壽張奠夫八十序 辛亥

子劉子講學於證人書院夢奠之後虛其席者將三十年  
丁未九月余與姜定庵復爲講會而余不能久住越城念  
奠夫從先生遊最久因請之共主教事奠夫距城二十里  
而家每至講期必率先入坐書院以俟諸學人之至未嘗  
以風雨寒暑衰老一日辭也於今蓋五年矣八月十六日  
奠夫年登八十余爲同門之友不可以無言或謂五年之  
中時風衆勢不聞有所鼓動其故何也余曰此正奠夫之  
所不可及耳或疑之曰昔泰州盱江皆能於立談酬答之  
頃使士子感悟涕泣轉其機軸五年汶汶所講何事余曰  
嗟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夫爲洪水猛獸之害者非佛氏  
乎自窮禪者有祖師如來之變昔也有體無用爲空寂枯



稿今也有用無體爲機械變詐昔從事於昭昭靈靈謂不  
足以治天下國家今從事於閃閃鏗鏘且以之而亂天下  
國家故昔之爲佛者非直以佛氏之說爲孔子之說則以  
佛在孔子之上是以佛攻儒今之爲佛者必先以闢佛之  
說號於天下而後彈駁儒者不遺餘力是假儒以攻儒魁  
魁罔兩接蹟駢肩而出沒於白晝之下未有甚於斯時者  
也人心恒勝於怠先儒以持敬救之彼其言曰是有方所  
之學也人情日趨於動先儒以主靜救之彼其言曰此盤  
桓於腔子中者也彼以世之好夸也爲直接孔孟先儒不  
足法之言以迎之彼以世之不說學也爲窮理之學猶釋  
氏教典之言以迎之古之君子方斲斲挽之以所甚難鑿  
礦求金剖石取玉入矍相之圃揚觶而語蓋勵有存者使

有人焉而導之以礦卽金也石卽玉也後生小子日汨沒  
於習染之中而忽加之以洙泗之名其爲說淺陋可以無  
假於學問奈之何不波蕩而從之故立談酬答之頃而鼓  
動者易爲力也奠夫守其師說不爲新奇可喜之論寧使  
聽之者嚼蠟無味旅進旅退於鼓動乎何有故曰此奠夫  
之所不可及也古今之人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周程張朱  
象山陽明不可不謂堯舜之徒也世方起而議其學術是  
不難非堯舜而是桀紂矣吾欲以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望  
之斯人且有不可嗟乎張子能以先儒之說鼓動之乎劉  
伯繩嘗謂余曰士生斯世不求以吾身利天下苟吾身不  
爲天下之害斯已矣三復良友之言余願與奠夫終身誦  
之

壽李杲堂五十序

辛亥

余束髮出遊徧交當世之士是時承平日久賢豪僣僣滿盈江湖莫不危舉藝文共矜華藻場屋時文之外別有詩古文修飾卷軸以克羔雁往返皆不寂寞其間爲世所指名者不下百餘又有鉅公元夫以主盟斯道朝纔脫筆莫熟人口余時童稚無知便謂古之傳人大抵皆然其後稍稍讀書見古之所稱能文者左史而下不及數十人頗疑天之生才古如其縮今如其盈耶崇禎丙子丁丑間吳門行世文集一時沓出列屋兼輒自非關葺閭閻之輩未有不購而觀者洋船所至或用以填壓空艙外國人輒兼金易之余竊弄筆墨了然知其可從事也始疑文章如是而傳何傳之易耶及夫時運而事遷水落石出啟禎一

輩之士老死畧盡而當日所爲之文章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者竟不異虫謹烏聒過耳已民蓋不特鷓斯頻頻之黨而所謂鉅公元夫者亦然矣其不隨之爲滅沒者曾異撰之紡綬堂黎遂球之蓮鬚閣艾南英之天備子徐世溥之榆溪僅百分之一二耳曾不三十年而事已如此况欲垂之千百世之遠乎然後知古來之不及數十人者其傳非易事也余久處窮山饑火所驅干涉人事始知今天下另有一番爲古文詞者聚歛拆洗生吞活剝大言以爲利祿之媒較之啟禎間甲之又甚矣蓋無以議爲也道不中絕何意數年來甬上諸子皆好古讀書以經術爲淵源以遷固歐曾爲波瀾其邈而上之於古來數十人者已非斷流絕港矣而吾友杲堂橫厲其間如層崖

東湍翔霆破柱戊申而後每篇見示吾未嘗不駭而喜歎入骨也夫文章不論何代取而讀之其中另有出色尋常經營所不到者必傳文也徒工詞語嚼蠟了無餘味者必不可傳者也昌黎惟陳言之務去士衡怵他人之我先亦謂學淺意短伸紙搖筆定有庸衆人思路共集之處故唯深湛之思貫穿之學而後可以去之怵之嗚呼非杲堂其亦焉能使吾駭所未見也今杲堂年纔五十從此主盟吾道數十年爲鉅公元夫文章之道其有不興起者乎蓋不特曾黎數子僅以一身一集而傳矣

陸汝和七十壽序 壬子

姚江慈水之交有烟火鎮曰藍溪岩巒擁秀水清冷如明鏡蓋四明之支麓多劉樊故蹟或者遂疑所謂藍橋自有神仙侶者卽此地也元亡戴九靈與其徒慟哭流連於此山光水影尚有黯然之色今汝和陸先生居之峩冠方領翱翔於市人之中莫不指而笑之聚童子數十人研土硃授三字經千字文以度日市日出逢故人則肘之入舍沽酒痛飲晶鹽脫粟盡歡而後去酒中亦時時道其生平過去之事慷慨泣下直欲起九靈而與之爲友也蓋先生本富室板蕩之際曾參人軍事日在虞淵猶緬滕沒水以隨夸父流離異地嘗見瑞香五色徧滿山谷禽鳥啁嘶皆非人世所有久之隱隱闕闕疑是人聲則水石相搏也徒手

歸來盡喪其田土五載間闢成一窶人鄉里小兒嘗有餘粟輒復傲之以所不如吾意先生自悔少年喜事念馬少遊之言不可再得便當識舌終身耳叨叨舉似性豈人殊先生嘗過錢牧翁牧翁嘆曰東浙固多人物如汝和者魯人也三吳智巧豈少十倍汝和使之欲事汝和之事則不能矣於是四方之客過余者亦或過先生以爲舊物其爲當世所重如此余嘗觀宋時文謝幕府之士身填滄海者無論矣其散而之四方者亦不負初心皆能潔然以自老程篁墩嘗爲遺民錄記之余與澤瑩拾遺其後殘編之不滅沒者尚不啻百餘屈指危亡事始一時名存身喪者固不讓於宋而慨然記甲子蹈東海之人未幾已懷鉛槧入貴人之幕矣不然則索遊而伺閭人之顏色者也其逃之

方外者可謂勇矣而搥鼓上堂亦竟忘其始之何以爲是也自吾友沈徐汪巢數子而外可以登汐社之堂者寥寥蓋不數人先生豈非其一哉有篁墩者起知在所不遺向使先生而死文謝之幕下烈則烈矣何如以今日之所少者留之作一榜樣乎雖然自劉樊至今千百餘年國家代遷陵谷俱變而藍橋之名如故先生亦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將見青牛白鹿之士攀仙木而拾青櫛同一旦暮興亡之感亦可以釋然矣壬子歲除日爲先生七旬誕日二三知己登堂爲壽濁酒瓦盆姑以此文代藏鈎之戲

壽徐蘭生七十序

白沙子謂名節者道之藩籬也。程子亦云東漢之節義一變至於道蓋道之未融謂之名節名節已融謂之道非有二也。庸人視爲焦原雕虎矯世之具妄人蕩高山廣川使爲魁陵糞土溝瀆而飾細故以爲名矜非義之義以爲節是故名節之壞不在庸人而在妄人夫名節非關生死利害之際不可得見山谷曰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今妄人置大節不論而好短長人之平居以是而言名節豈名節乎。吾友蘭生先生與汪魏美萬履安巢端明浙中謂之四先生蓋皆有大名於時改革之際皆不赴公車抱道而不仕者也。唐人之稱四夔以才浙人之稱四先生以節每當有司推選先生不行以危法

相中先生舉所佩帨以示之曰此我馨懸之具也數十年  
棲遲困辱壞褐破袍沛然滿篋王霸之畧汨沒於柴水塵  
土之中曾不知悔而歌聲噉然若出金石嗟乎所謂臨大  
節而不可奪者非其人歟當其初聞先生之風者未嘗不  
嗟嘆百鳥之孤鳳絳雲彩露不犯烟火年運而往世多械  
束宇宙可喜可愕之事變化實繁一寒餓無聊賴之老生  
浮沉閭里不足芥人耳目後生別出新意平地推瀾方遂  
槐黃而議所南之南向日理夏課而飾段干之踰垣利害  
不臨安坐而欲以名節蓋過前人是張已之總功禁人之  
咳嗽也豈通論哉先生之詩長於樂府嘗爲西湖竹枝詞  
以寓變衰之感流傳唱和彷彿鍊崖北里新聲松陰奕算  
談諧間作風流蔭於一座道之融否不可知要不失爲真

名節也先生之祖受業於先王父太僕公令子子慶見余  
余亦以父執自處四世之交徐氏淵源於黃氏者如故而  
余以危葉衝風瀕於十死其不敢負庭誥者卽是不敢負  
交情也不揣鄙言其爲先生之所樂聞矣

陳夔獻五十壽序

今海內皆知甬上精綜六籍翱翔百氏危儒行標清議一  
切誇誕翫散之習擊去之今世誇誕翫散之妄人累急甬  
上終於不可親而止蓋十年以來所稱魯衛之士必在甬  
上也嗟乎亦知其所以至此乎始陳子夔獻與同里十餘  
人然約爲友俱務佐王之學以爲文章不本之經術學王  
李者爲勦學歐曾者爲鄙理學不本之經術非矜集註爲  
秘錄則援作用爲軻傳高張簧舌大抵爲原伯魯地也於  
是爲講經會窮搜宋元來之傳註得百數十家分頭誦習  
每月二會各取其長以相會通數年之間畢易詩三禮方  
會之初立聞見之徒更口斬故鴟鼓害翼犬呀毒啄會者  
不懈益虔里中有以罵坐自喜勝流多爲所絀間出違言



夔獻大聲叱之搢袖將搏其人沮喪避去故凡僻經怪說  
撼其會人者夔獻必析義秋毫愍痛以折其角蓋未幾而  
同學益進不啻山鳴而谷應也向之靳故者皆齧舌嗟嘆  
譬虫蝕木不知皮外更自有味耳雖然會中丹青之價宮  
羽移換而夔獻棲遲長資彈歷年至五十未名爲老曹瞞  
之言豈足爲信或者遂疑邁軸之疾未易消除則稱年於  
夔獻非志士之所欲聞也此亦何視夔獻之淺乎志道德  
者不屑於功名志功名者不屑於富貴藉富貴以成功名  
其功名爲邂逅藉富貴以談道德其道德爲虛假天生豪  
傑爲斯世所必不可無之人本領濶大不必有所附麗而  
起一片田地赤手可以製造無論富貴與不富貴皆非附  
麗也夔獻以一諸生旅見學宮揖讓於博士之前有何氣

力不及十年而能轉浙河東黃茅白葦之風槃使之通經  
學古浙河東豈少富貴如麻竹者皆俯首帖帖而不敢與  
爭是無所附麗之效也方今天下多事不可無夔獻夔獻  
亦安能悠悠於邁軸乎恐不免耳安石之言將無同

仇公路先生八十壽序

余友石濤滄柱之家先生歲戊午爲八旬兩兄謁文於余  
以爲壽其誕辰在五月余留省下不得登堂修敬秋七月  
石濤書先生之言行來先生少愛知於學使鄒嘉生黎博  
庵有聲於場屋甲申以後罷科舉不赴幅巾野服巍然爲  
鄉黨祭酒衣冠廣席必援前言往行以助談柄大略不以  
科目官職世家定策俸盛衰先生之論未嘗同於俗人也  
三十年以來後生欲聞隆萬間人物風俗學問不可復得  
猶幸先生張此聞兄之路石濤滄柱承順嚴訓服食古聖  
人之道晝夜淬礪聲譽殷然爲江湖聞人而滄柱爲當今  
選家第一通都大邑窮鄉村校皆家有其書先生不以爲  
喜嘗曰人心至靈無微不燭若或駕虛鶻偽盜竊名譽卽

為得罪名教夫石濤滄柱所謂道弼於中而禰之以藝者也先生尚不欲其名過如此因念昔日交游之為選家者吳門則張天如楊維斗許孟宏江上則吳次尾劉伯宗武林前則嚴即持聞子將後則張天生金沙則周介生江右則艾千子張爾公閩則余賡之陳道掌一時為天下所宗幾於三君八俊其他備食於坊社者蓋以百計不過燭火螢光之自為滅沒而已諸君唯介生為黨人所錮或以節義或以著述持清議而廣聲氣期之後世雖有著有不著要不可謂純盜虛聲者也然推其所以成就顧不在區區時文之美惡耳千子以時文為不朽之具震而矜之為有識者所笑方今滄柱之名不下於余所稱引諸君亦以湛心經術墨守庭誥故文章風韻主盟於當世而無愧不然

今之備食於坊社者即昔之備食於坊社者也徒欲請張弔詭於其間拾千子之餘唾寧知經史子集之外又有一種東鄉紙尾之學哉此即先生所謂盜竊虛名得罪名教者也唐宋以詩賦取士其時甲賦律詩當不減近日時文之汗牛充棟今已化為野馬塵埃不知焉往夫時文亦若是而已矣然頗疑其久而不變古今制度云為未有經五百年者自宋神宗罷詩賦帖經墨義以後一意時文即稍有變更旋復如故於今蓋六百一十餘年矣未有如是其力之健也乃先生不赴場屋不出三十餘年而時文頗為黃金所絀坊社即極力以張之顧有所不能使先生再觀數十年時文能保其復健乎然後知子子咕咕以為不朽者即盜竊名譽亦不可得也

張母李夫人六十壽序

辛亥

應酬之文知文者所不爲也頌禱之詞此應酬之尤者然震川於壽序雖置之外集而竟不能廢者何也顧壽序如震川而可以應酬目之乎余文豈敢望震川而不欲爲應酬之文年來刻啟徵文填門排戶不異零丁榜道余未嘗應之一二共學之友松欣栢悅豈得無情一年之中壽序恒居二三蓋卽籍以序交情論學術與今所應徵啟文詞不類苟非吾共學之友顧何當於華堂之黼黻而命之乎辛亥四月二十六日靈寶使君夫人六十誕辰吾黨以其文見屬夫人爲吾友張壁薦之母陳介眉妹氏之姑又不可以辭也嘗觀古今學術不能無異同然未有舍體而言用者所謂體者理也宋儒窮理之學可謂密矣姚江尚疑

其在物爲支離而歸之未發之知以爲宗旨文定公淵源於羅整菴與姚江議論不合其學在有明爲別派而其議論以靜虛爲本事物未交收斂至密求放心之說雖濂洛不能易也姚江未嘗言用而其事業非捧土揭木者之所能爲文定公未嘗言用而鑒達治體事該軍國青史不可沒也捧喝交馳飛箝雜出於是天時人事相趨而求所謂爲用居其位者以不任事爲明哲以關通苞苴爲經濟其屈曲于成敗之間以寓捷丸不濡手之能者則世方視其進退以爲天下之安危而江湖熟軟之士亦且大言撼貴人之門徒手搏食以爲智嗟乎此固履狶竊鈞之常習一聞之市莫不皆然本無所爲學術行之旣熟遂取而緣飾之以爲後世之名是故昔之講學者其言如是其行未必

如是其心畏今之講學者其行如是而後其言如是其心無忌憚無體有用之言其禍若是之烈也文定公以來今且五世使君吏治飾以經術夫人閭德煒於彤管而三子親師取友文譽沛然文定公之澤蓋方張而未艾也吾聞文定公母夫人年九十餘文定公宦轍所至必御板輿以往壽鵠舉慈顏和璧薦能世其學以變今之習則所以壽夫人者亦猶之昔日矣

范母李太夫人七旬壽序

壬子

范國雯至自京師。值其母李太夫人七旬誕辰。三月初七日。同學諸子修登堂之禮。命余以文先之。余曰。吾聞昔之求文者。齎貨幣。費舟車。必至館閣。得之以爲親榮。館閣者。文章之圃也。今豈無以文載道。足以希前古而聳後學者乎。國雯居京師兩載。以國雯之聲名。爲公卿所倒屣。何難得之。卽不然。京師者。天下之才藪也。文士馳騫談藝。揚聲者。多於管絃嘔啞。國雯遍交其人。豈無斐然懷作述之思者乎。國雯忻然曰。上之吾不聞。下之吾未見也。夫文章之權。自宋元以來。盡歸館閣。其僻固而狹陋者。散在江湖。明初館閣之體。趨於枯淡。然體裁不失。天下猶莫之不宗。成弘之後。散而之於縉紳。各操其權。而館閣始爲空名矣。

嘉隆間縉紳亦不能盡收散而入於韋布。然韋布崛起之士未有不藉縉紳而顯。自萬曆至崇禎舉世陷溺于塲屋。縉紳之爲讀書種子者絕。而淪剝甲子之餘。猶能臆括遺聲。所謂館課試錄之出自館閣者不惟不足爲法。且以之爲戒矣。聞之鄭禹梅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出于幙客者。以割裂爲修辭。出于經生者以膚淺爲大家。雖分路揚鑣。曾何與文章之事乎。天尾旅奎館閣江湖同一寂寞。不知此權將復誰寄。國雯起自東海。與其徒斟酌六經。參攷衆論。深明古今治亂之故。溢而爲文。非復世人模擬所及。蓋浸浸乎未有止也。此豈草野人物潤色皇猷。當必有待館閣文章之權將見自國雯而復宜乎今日之爲文者皆非國雯之所欲也。吾聞太夫人竝事兩姑。皆得其歡心。撫育

諸子有均一之德。就令太史書之可以無愧。固非以館閣一文爲榮者比。此日執爵而登堂者皆與國雯同爲古文。多天下之才子。其讚誦之辭當不如余之蹇乏。又何彼衰而此盛也。

施恭人六十

自摯仲治撰文章流別集其中諸體唯序爲最寡見之文  
選者止九篇耳唐宋而下序集序書加之送行宴集稍稍  
煩矣未有因壽年而作者也至元程雪樓虞伯生歐陽原  
功柳道傳陳衆仲俞希魯集中皆有壽序亦文體之一變  
也歸震川所作壽序不下百篇然終以其變體不古置之  
外集近日古文道熄而應酬之所不能免者大槩有三則  
皆序也其一陞遷賀序假時貴之官階多門客爲之其一  
時文序則經生選手爲之其一壽序震川所謂橫目二足  
之徒皆可爲之蓋今之號爲古文者未有多於序者也序  
之多亦未有多於壽序者也多之所以至於如此者求  
文之家不識古文詞爲何物無所差擇不過以爲誇多鬪



靡之資。卽相如子雲之作。豈能與李蔡劉屈氂爭其輕重乎。南州李太虛云。吾大索海內。但得四君子之言。爲吾親壽於願足矣。其人則華亭陳仲醇。山陰王季重。閩曹能始。竟陵譚友夏也。四人者。余得交仲醇。季重。仲醇似陸魯望。而傷於纖巧。能始博而雜。要當以其人重友。夏雕刻粗淺。季重諧而俗。余嘗與萬履安山行。不數里。輒困。余靳之曰。當罰讀遊季重。所著一過。故錢牧齋之評四君子。皆有貶辭。雖不無過當。大抵非古文之正派也。太虛有意於差擇矣。而其失復如此。且其文苟足傳。卽一人已足。又何必至於四哉。去歲老母八旬。交遊之作。喜得范陽係鍾原一言。然亦以其人足重。而余先時之所注意者。在吾友鄭禹梅之文。禹梅薄遊在外。不果作。今八月初六日。禹梅之母施恭。

人六十誕辰。以其序見屬。余文豈能過禹梅。乃禹梅之注意。則與余同。恭人爲永從縣令之孫女。總戎二華公之姪孫女。其姑卽總戎之女也。婦姑之慈孝著聞郡邑。當平子先生風波之際。恭人者定震驚。卒使家室宴然。以爲故國之命婦。當世之文母。如恭人之賢。卽使橫目二足之徒。交口誦之。亦爲實錄。余故不辭而序之。

第 35586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7

4

南雷文案外卷終

南雷文案外卷終  
此卷收錄南雷文案外卷之終  
其內容多為南雷先生之遺稿  
及未刊之書牘等  
其體裁不一  
有詩文  
有書牘  
有雜著  
其文字多為行書  
其筆法多為草書  
其內容多為南雷先生之遺稿  
及未刊之書牘等  
其體裁不一  
有詩文  
有書牘  
有雜著  
其文字多為行書  
其筆法多為草書

